

学术小品丛书

夏晓虹

诗界十记

● 『今别离』与『新相思』

● 一喜一悲人力车

● 社会百象存真影

● 吟到中华以外天

● 更搜欧亚造新声

● 娶妻须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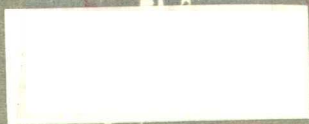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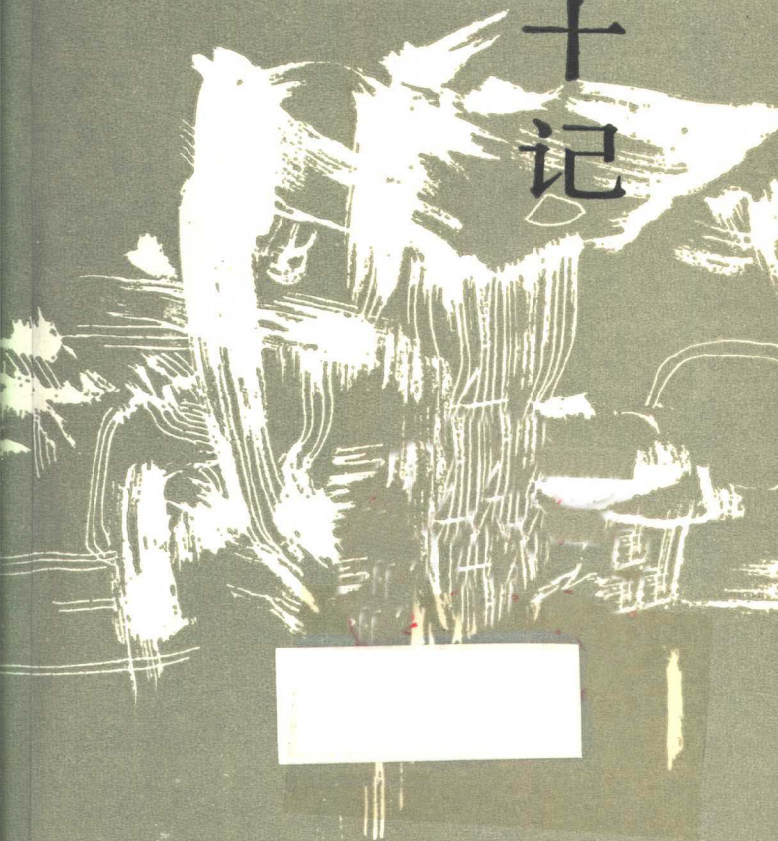
● 嫁夫当嫁……

● 是真名士自风流



夏晓虹

诗界十记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张妙夫 靳 斌

诗 界 十 记

夏晓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0 插页2 字数6900 印数0001—5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42-4/I·232 定 价：1.85 元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迤邐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88年3月

目 录

小 引	陈平原	1
新世瑰奇异境生		4
——新题诗之一		
“今别离”与“新相思”		14
——新题诗之二		
奇思妙想“新游仙”		23
——新题诗之三		
一喜一悲人力车		37
——新题诗之四		
社会百象存真影		47
——近代竹枝词之一		
吟到中华以外天		57
——近代竹枝词之二		
更搜欧亚造新声		68
——近代诗歌中的“新语句”		
〔附〕熟读唐诗三百首		82
——《樊川诗集注》作法别解		

须从旧锦翻新样	93
——近代诗歌中的“新意境”	
“娶妻须娶……，嫁夫当嫁……”	107
——近代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	
是真名士自风流	123
——同光体诗社与南社	
〔附〕东山雅会让脂粉	137
——《红楼梦》与清代女子诗社	
写给别人还是写给自己	146
——读几部近代人物日记	
后 记	157

小 引

陈平原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是明人张岱说的。夏君有癖有疵，大概可免此讥。自称平生三大嗜好：集邮、旅游、看电影。因嗜而成癖，因癖而成疵，人讥人笑，我行我素。弄邮票时之严肃认真，跑山川时之吃苦耐劳，观电影时之废寝忘食，如此神态如此风采，皆为平日做学问时所罕见。只是不想加入影评协会，也不读集邮手册，唯一未能免俗的是喜欢翻翻名胜辞典，走一处圈一处，好端端一部辞典涂得花花绿绿的。

夏君从来不是好学生，倒不是因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或者特别富于反叛精神，而是以其智商，应付功课绰绰有余，可也就到此为止，不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常令伯乐们大失所望。可谓深得北京文化精髓：闲适加懒散。能卧不坐，能坐不站。说不上憎恶

功名利禄，也谈不上道家风骨，只是不愿意活得太累，开口“悠着点”。

看过电影喜欢讲故事，旅游（乃至上街）归来喜欢讲见闻，这或许是女性的“通病”。只是在夏君口中，电影里的故事成了片断，旅途中的见闻全是细节。对各种小情趣记得特别牢，观察也特别细致，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论。可就是不同故事经常串味，而且苏联电影主人公永远是瓦西里和卡佳，法国电影故事则老发生在里昂和巴黎。你要是再三追问，她干脆用字母来代替。在她看来，这一切全是虚幻的，值得记忆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奇特的神情和那么几句隽永的对话吗？说的也是，这世界本来就没那么多完整的故事。

并非倚马立就的才女，常有才思枯竭的时候，可夏君写文章还是从不拟提纲，连题目也不先定一个。有了大致的范围和朦胧的想法，提笔就写；实在写不下去，随手丢开，一搁一年数月，有兴致时捡起来接着写；当然也不乏“含冤埋恨”，再也不见天日者。写顺手了，则一气呵成，得意处半夜里会把你拉起来听她念文章。你还没听明白，她

已经为自己文中的趣事妙论乐得合不拢嘴。

写专业著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时，夏君正襟危坐，一脸浩然正气。朋友家人轻易不敢惊动她，免得写不出来埋怨你打断她的思路。写这本学术小品集则潇洒得多了，不时还有打趣神聊的雅致，嘴角常挂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像是个随时准备弄点小恶作剧的调皮学生。文章孰高孰低，非我所敢斗胆评说；只是觉得她写学术小品时，心境出奇地平静，兴致格外高，文字似乎也显得流走秀逸些。

也许，就其立身处世、治学为文，夏君更近于疏淡闲散的小品，而远于庄重厚实的专著。

为自己妻子的书作序，无论如何是吃力不讨好的。说低了妻子自然不饶，说高了世人恐怕也不依。好在我也不想品评文章高低，只是就我所知，为作者勾一幅漫画像。无意于提供“阅读指南”；再说“知人论文”据说也已经过时了。这里，只不过为一本闲书添一篇闲文，此外，别无深意。

1988年8月于北大

新世瑰奇异境生

——新题诗之一

今日已经司空见惯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近代中国曾经引起怎样的惊异！

西风东渐，不仅为清代宫廷增添了自鸣钟、八音盒一类的小玩意儿，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鸦片烟的毒害，而且使中国人从实物上领略了西方科技的进步。“声光化电”不只是科学学说，它还以电话、电灯、火车、轮船等具体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新事物的奇妙、匪夷所思所带来的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与兴奋感，也撩拨着中国文人的诗思。在传统诗歌的风花雪月、亭台楼阁之外，诗人们忽然又发现了一片可供歌吟的新天地。于是乎，以新事物为表现对象的新题诗应运而生。

整个过程与日本明治开化期的情况很相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度出现过崇拜欧美文明的狂潮，其起因也在新事物的输入：

洋房、西菜、洋服、西学、马车、火车、
电线、电灯，欧美事物，陆续输来；弃故喜
新、惊奇好异之人心，遂滔滔汨汨，若决江
河，尽随欧化而去。（罗普译《日本维新三十
年史》第十二编《风俗史》）

当时，这些西洋货是作为“文明开化”的物质表征而大受欢迎的。

物质文明兴盛，必然要求在精神文明的产物——诗歌中获得一席之地。传统和歌的四季、别离、恋情等题材，已不能满足诗人们的表现欲望。他们把目光转向尚未进入和歌领域的西洋事物，从中发掘诗情。开化新题歌便在这种背景下流行开来。

据彭恩华先生的《日本和歌史》，“新题歌集有佐佐木弘纲编的《开化类题歌集》，堪称代表作的有大久保忠保编的《开化新题歌集》，初编成于明治十年（1877），收录新题157个；二编刊行于明治十三年（1880），收录新题177个；三编出版于明治十七年（1884），歌题数增加到221个”。日本社会的进步迅速，于此可见一斑。在开化

新题歌创作的热潮中，为了满足社会上普遍强烈的学习欲望，还出现了专门传授新题歌作法的书籍，如《开化新题和歌梯》、《新题咏歌捷径》等。从歌咏电报、报纸、煤气灯、国际条约等新事物中，诗人们得到了无限的乐趣。

新事物传到中国，中国旧诗人也偶有以之入诗者。如曾纪泽有《火轮船》一诗：

湿雾浓烟障碧空，奔鲸破浪不乘风。
万钧金铁双轮里，千里江山一瞬中。
岛屿羈氓成仆隶，梯航奇局辟鸿蒙。
中原指顾歼群盗，借汝扬声东海东。

诗作纯然是旧格调，仅只换了个新诗题。所咏火轮船很可能即为其父曾国藩与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1868年造出的第一条轮船“恬吉”号，因而此诗也大得曾国藩的赞赏，评为“有轩昂跌宕之致”。不管怎么说，新诗题还是带来了一些新气息。

而大批近代文明新事物涌入诗坛，则要归功于旅行异域的诗人们。他们得天独厚，见多识广，在写作新题诗上，具有无可置疑

的优越性。

以“吟到中华以外天”自负的黄遵宪，在1877—1882年担任驻日参赞期间，即写成《日本杂事诗》初稿，日人源桂阁还特意为之建诗冢留念。诗稿“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跋》），借官方途径介绍了日本国情。黄遵宪后来又作了较大修改，从初版的一百五十四首诗增至二百首，表现了对此书的自珍自重。诗中所述明治维新后的新事物、新现象，如警察、医院、博物馆、报纸、学校、博览会等，给中国读者留下了尤为鲜明深刻的印象。录咏消防局救火一诗以为例：

照海红光烛四围，弥天白雨挟龙飞。
才惊警枕钟声到，已报驰车救火归。

注云：“常患火灾，近用西法，设消防局，专司救火。火作，即敲钟传警，以钟声点数，定街道方向。车如游龙，轂击驰集。有革条以引汲，有木梯以振难。此外则陈畚耜、负罌者、毁墙者，皆一呼四集，顷刻毕事。”诗不见得好，却抓住了新事物的新异

特点，突出刻划，尽力渲染，并以注文详加说明，使未出国门的中国人也如亲临其境，亲睹其物。

1890—1891年，黄遵宪又在伦敦作《今别离》四首。第一首咏火车、轮船，把古别离与今别离作了一番对比：古代的舟、车只载一、二人，行止自由；现代的火车和轮船则必须准时开出，速度又快，不容许长久话别、依依瞻望。诗人虽然不能从中吟咏“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的幽情，却可以想象去得快也回来得快，因而祝愿：“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其实，轻气球这玩意儿黄遵宪1870年过香港即已见过，诗集中还留下了“御气毬千尺”（《香港感怀》其八）的诗句。至于他是否亲身一试，则不得而知。而两年前到达欧洲的王韬，在赞叹英人“制造精奇”时，已先讲到气球“上可凌空”，故有“察物”、“救人”、“观山”等种种功用（《漫游随录》）。数年后，轻气球也飘洋过海，运到国内。1887年傅云龙参观天津武备学堂，就见到了该学堂新购置的大气球。

以机器充气，可坐十人（见《游历日本图经余纪》）。武备学堂配备轻气球，是因为它可用于军事行动。最有名的例子恐怕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临时国防政府的内政大臣甘必大乘气球离开被普鲁士军队包围的巴黎，越过战线，发动未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起来保卫祖国。王韬的《普法战纪》对此事有记述，甘必大的壮举在中国遂广为人知。这也使中国人对轻气球兴趣浓厚。

除上述多种用途外，轻气球也可用于娱乐、游览。1905年康有为去法国，在巴黎登过铁塔、参观过蜡像馆后，就又过了一下乘气球升空的瘾。其《法兰西游记》作了描述：“球大五六丈，内实空气，系绳无数，以悬藤筐。筐以架轧成，中空而周阑广六七尺，可座数人。”“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飘然御风而行。天朗气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红楼绿野如画，山岭如陵，车马如蚁。下界腥膻，真不复思人世，盖羽化登仙矣。”并遐想：“他日制作日精，日往来天空，必用此物。今飞船已盛行于美，又觉汽船为钝物矣。”十五年前令黄遵宪惊叹的轮船，康有为已觉其过时，科技进步得真是

快。

既有升空飞行的奇特经历，记之以文兴犹未尽，还须咏之以诗，方显出中国文人的雅兴。康有为于是又作了一首《巴黎登汽球歌》。诗太长，不能具录，录其结尾一段：

问我何能上虚空？汽球之制天无功。
汽球圆十余丈，中实轻气能御风。
藤筐八尺悬球下，圆周有闲空其中。
长绳绠地贯筐内，绳放球起渐渐上苍穹。
长绳一割随风荡，飘飘碧落游无穷。
吾后登者球堕地，诸客骨折心忡忡。
吾女同璧后来游，球不复用天难通。
我幸得时一升天，天上旧梦犹迷蒙。

羽化登仙的感觉虽然不错，却也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康有为乘气球后数日，其女康同璧也想一试，不料因气球失控，坠地伤人，此项游乐已取消。康同璧的“上天无路”，更使康有为庆幸自己未失良机。

游历域外的外交使节和流亡政治家等，固然容易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黄遵宪《人境庐诗